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

旧事

茶油飘香

易裕厚

下着小雨,刮着北风,冬日的周末有点寒冷。我刚打开微信,就看到虎哥在群里发出视频,他正站在一家榨油坊里用壶装茶油,口中还一边吆喝着:“刚榨出来的新鲜茶油啦,香喷喷的,正宗乡里货,快来买呀!”看着那澄明透亮的山茶油,一股清香仿佛从手机屏幕里渗出,涌入我的鼻腔,弥漫着整个房子。

我的老家有许多油茶树,记得那时村里按人头分配,我家大小八口,当时分到了300多株油茶树。每年深秋,等晚稻收割完,到了霜降时节,就是采摘油茶的时候。听到村上传来开山采摘的口讯,母亲、姐姐就会立马放下其他活计,抄起早已准备好的箩筐、背篓,捎上一摞蛇皮袋,随着村里浩浩荡荡的采摘队伍,跨过田垄,经过水库,来到离家几里路远的油茶山上。

厚厚的油茶树叶上沾着露珠,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亮光。一串串圆实饱满的茶果挂在枝头,有的青色,有的泛着红。茶树上向阳一边的茶果,有的表皮已经向外绽开,露出了黑乎乎的茶籽。性急的更是只剩下一个空壳,茶籽早已掉入树下的草丛。

手脚麻利的母亲爬上山顶,姐姐们则从与邻家交界的两边开始,分三路包抄,一树一树地采摘,慢慢缩小范围直至会合。摘茶果也是有方法的,母亲常说,先摘树顶显眼位置的,再摘四周的,最后找散落在地上枝条上的,这样才摘得干净,不会遗漏。一颗颗饱满油汁的茶果,或从树枝上摘下,或从树底下捡起,或从杂草丛中寻得,装入背篓,再倒入一个蛇皮袋中。

那时的我年纪尚小,母亲怕我摔着,不让我到山顶上去,只在靠山脚下的小茶树上采摘,或蹲在大茶树下捡拾掉落的黑茶籽。我有时帮姐姐送工具,有时帮母亲扎紧装满茶果的蛇皮袋口。采摘下来的茶果大多由父亲推着独轮车运回家,我则站在独轮车前,牵着系在独轮车上的绳子,待独轮车爬坡时就用力拉扯,帮父亲省点力。

采摘油茶要持续好几天,母亲每天清晨就会做好饭菜,用饭盒装着,带到山上,待中午时食用,以节约回家吃饭的时间来尽早摘完自家的茶果。摘完自家的茶果后,母亲和姐姐还会跑到更远的深山摘野茶果,或者到附近茶山里捡别人家的“遗漏货”。带着干粮和水,一出去就是一整天,一颗颗地摘,一粒粒地拾,每晚母亲回来时,总是背着满满的一蛇皮袋茶果。那时,家里每年采摘回来的茶果有十几担,堆满了堂屋。

天晴的日子,母亲会把家中的茶果挑到晒谷坪里晾晒,直至茶果壳完全裂开。然后,铺上木板,一边扯淡一边剥去茶果外壳,把里面的黑茶籽分拣出来。黑茶籽经过晒晴天气晾晒到最佳成色后,母亲和父亲就会将它们挑到老街上去榨油。茶籽经过烘焙,放到大转盘的石碾子里磨成碎末状,再丢到大木槽里焖蒸,然后由榨油师傅将其铲出来,做成一个个茶饼,排放到榨机上一一起压榨。随着杠杆的加力,茶油就从一个个茶饼中汩汩冒出,流入两边的铁槽子,再汇入另一头地面上的大铁锅中。榨出来的茶油就像父母久盼而生的孩子,一直守候在榨油坊的他们将铁锅中的茶油小心翼翼地舀到瓷碗里,满脸喜悦地挑回家。

茶油,本是乡下土产,却因为生态、环保,营养丰富,早已成为城市厨房的新贵,听说今年的价格更是卖到了七八十元一斤。如今,市场上花生油、菜籽油、橄榄油……品种繁多,而我独爱这山茶油。站在5楼家中厨房的灶台前,那山茶油散发出来的清香,总会让我忆起当年家人采摘油茶茶的辛苦,感受和珍惜着当下生活的幸福和甜蜜……

最美茶陵话

尹晓华

个(很香的),累煞宁(累死人),等等,用茶陵话讲出来特别有美感,就连两人吵架都可以说成“讨香骂”这么有诗意。

有的事物用普通话很难形容,但茶陵话可以。譬如刚蒸好的包子“直冒热气”,用茶陵话来讲就是“细许对对”,呃,个中深意也只有本茶陵人才能体会通透。又如,现代人问好,常说:“你好,干什么去?”而茶陵人是农耕传家,民以食为天,则是这样问的:“你好,恰瓜吗(吃了瓜)?”如此别出心裁的问候,是多么的关心贴切呀,听得人心那个暖呀。

茶陵话把“休息会”说成“歇哈息”,把“立豆角杆”说成“立豆嘎等个样”,这个比喻贴切到字典里找不到合适的字来组合,也就茶陵人用茶陵话才能说得那么惟妙惟肖。茶陵话说别人“撒谎”是说“唱采(cài)茶”,“采茶”是戏,谓之某人说得很好听,却像是在唱戏,是假的,寓意之深,深不可测。

茶陵的谚语都是纯正的茶陵话,而且别有一番情意在心头,下面摘抄几句聊作示范(所有注音均为茶陵方言):“娘疼仔(zèi)、长流水,仔(zèi)疼娘,扁担长”“一回生(sān)、两回熟(sōu)、三回四回是朋友”“缸瓮(hóng)打瓜做(zù)砚池”“有样看样,无样看世上”“舍(sà)得三年种、总有一年收”“早晨恰(吃)得早、事做(zù)得到,丫布(晚上)恰(吃)得早,灯油用

得少”“四月八田埂(gā)脑上冻杀只(jiā)鸭(eā)、五月端阳寒、六月荷花寒、七月秋风起、八月阵阵凉”,这一句愣是把个夏天三十七八度的大茶陵说得一点都不热,还凉飕飕的。还有很多,每每听到或想到,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

话说古诗词与茶陵话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比如以下这首,用茶陵话来读,就不拗口,而且韵味十足。

将进酒(片断)

唐·李白

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(Léi)。烹羊宰牛且为乐,会须一饮三百杯。

还有很多平水韵的古诗,用普通话读起来很拗口,但用茶陵话来读,却是韵味十足,别有洞天。多么神奇呀!我不禁感叹,茶陵话被古诗赋予得如此高雅,如此别有风情,如此别有韵味,作为茶陵人,是多么自豪呀!

我是土生土长的茶陵人,长大后四海为家,见识过多种多样的各地方言,唯独这家乡的茶陵话,讲来、听来,是那么的熟悉、那么的亲切。茶陵话是游子魂牵梦绕的乡音,常常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双亲的叮咛,那一句句方言,一串串乡音,那种甜甜的、浓浓的乡情,不知不觉涌上心头,湿了双眸,围绕耳际的是满满的思念、满满的乡愁。



秤杆

谭圣林

说来让人难以相信,在我10岁以前,也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,我从没见过10元面额的钞票。我是没机会见到的,开学的学费是一块两块,学校每次组织去县城看电影或者春游之类的活动,父亲一般是找熟人借一角钱给我,到了中午买两个馒头当中餐。

借米下锅,赊账过年,在那些穷得一日三餐都难以兑现的日子里,我最大的奢望竟是有朝一日,能够拿着一张10元面额的大钱,痛痛快快地去撑饱一肚子饼干。

我很体谅母亲的苦衷,多想想自己能赚到一点钱,哪怕是1元钱1角钱,为这个空荡荡的家补充一点营养。

12岁那年,有几个城里人来到我们老家回龙龟,大量收购杂木棍,说是要到外地的工厂里去作秤杆用。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闻讯纷纷上山采伐。

我也按捺不住,挎把钩刀跟着表叔爬上了十几里外的高坳。一路上,时而有蜈蚣和千脚虫在眼前逍遥自在地横过,时而被溪边树上倒挂金钩的青蛇惊得一身毛骨悚然。东寻西找忙乎了半天,我按照表叔交代的要求,砍到了10根修长的杂木棍。尽管一双小手被荆棘划出了道道血痕,但是我当时好一阵兴奋,因为把这10根杂木棍背下山,就可以卖得两元钱。两元钱,就足够一家人一个月的油盐开支了,甚至还可以让母亲上街砍个半斤猪肉,打个牙祭。

更重要的是,我要是把两元钱交给母亲,他们一定会露出久违的笑容。我们这个家,因为母亲长年以药养身,四处欠债,低矮的土房子里除了唉声叹气打破沉默,就是愁眉苦脸的相视。

想到这里,望望树林顶上透过来的太阳光,听听脆得要掉落的鸟叫声,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惬意洋溢在周围。

我毕竟力气太小,无法一把背走。于是扯几根红藤,将10根杂木棍分成两把捆实,背一把走一段路后,再返回去背第二把,如此一趟趟往返着。

羊肠山路崎岖不平,背着沉沉的杂木棍下陡坡,踩在尖利的乱石上,两腿抖得打哆嗦,稍不注意,双腿就会硬生生地跪倒。特别是拐弯时,肩上的杂木棍随便哪里磕碰一下,整个人就像一把失去平衡的秤杆,随时都可能顺势滑倒,脖子肩膀也被杂木棍挤得阵阵作疼。

转眼已是晌午,实在累得走不动了,我就坐下来缓口气。肚子饿得打转转,就在路边摘几把苦涩的野树子,或者在地上摘几颗“地鼻子”之类的野果子勉强充饥。

烈日炎炎下,汗水一行行流入眼睛里,一阵刺疼,模糊得看不清远方的真相,我便趴在山沟里,用清凉的山泉水狠狠地洗几把。

至今回想,我那单薄的肩上,何止是顶着一捆沉重的杂木棍,那分明是一种渴求生活亮点的拼命劲头呀。

当我通过十几个来回,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两捆杂木棍背下山时,天已经快黑了。我顾不上回家吃饭,兴冲冲地搭着表叔的拖拉机,把两捆杂木棍送到几里外的收购点。我要的是钱,是有钱的那种荣光。

不料,那神气十足的验收员以杂木棍有小结疤,不够直溜为由,只收下了3根,并毫不在意地递给了我6角钱。

我至今都还记得,那是六张崭新的几乎随时都会溜走的角票。旁边还有人说,这肯定是两个城里人刚从银行取出来的钱,所以才会这么新得放亮。

我拿着6角钱,兴冲冲地跑回家交给母亲。母亲摸着沾满灰尘的脸颊,含着泪说:“孩子,咱家命苦,爸妈真是前世造了孽了!”脱下衣服等母亲去洗时,竟有几道鲜红的印迹,嵌入在稚嫩的双肩。

就是这6角钱,让我清晰地体验到了赚钱过程的心酸,是那样的刻骨铭心。

时光荏苒,从乡村到省城,站讲台,当乐手,做编辑,干经营,搞扶贫,在这一串走南闯北历经的生活路上,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赚钱,增大自己的内存,擦亮每一个日子的锋芒。在以后不断需要用钱来补充营养的日子里,我会记住每一元钱都是有特定价值的,就像自己赚钱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,在人生的秤杆上都是沉甸甸的。

随笔

椿茶

刘铁建

疫情已缓解,小区外边的超市已开始营业。刚刚,在超市蔬菜架上看到了几把椿叶,嫩红嫩红的,心里一亮,话便脱口而出:居然有这东西!服务员说:早就有哩。是啊,春已过半,在老家,正是尝椿茶的时节。想起那杯椿茶,口水就不停地冒。

老家攸州处处有椿树,颜色黑红,树皮斑驳,节疤左突右凸,不到开春时节,没人注意到这粗陋的树木。春来了,光秃秃的枝头有椿叶初露,团得紧紧的,活生生的红,如小孩子并拢的五指。是吹过一阵的春风,让她缓缓绽开、伸展,承接雨露的滋润、春光的沐浴和人们惊喜的目光的注视……

最壮最嫩、最红最香的是头茬椿。小心翼翼地采摘回家,拿一把切碎摊个煎蛋,尝尝鲜,其余全都腌了,烘干做椿茶的。椿茶的主料是干椿,还一样是腌后晒干的大头菜。干椿一朵,切碎,干菜头一小撮,切丁,置杯中。放

一勺红砂糖、一小茶勺胡椒粉。滚水一冲,竹筷一搅,一杯香气四溢的椿茶便搞定。那根竹筷别丢了,趁着热气,且喝且搅,把甜味、咸味、香味搅匀的同时,捞上椿叶、菜丁往嘴里嚼。筷只一根,妙处是让杯中物经得捞,椿茶得慢慢喝。额头渗出细汗了,才觉得这其实是在品春的味道,感觉这春天真是的好。

儿时就见识到这杯椿茶的魔力。奶奶平日拄拐,挨近摘椿的日子,她是经常出门的。围着园子里那十几株椿树转,仰头看顶端那些最盛的椿叶时,嘴巴张着,口水从瘪瘪的唇角直接流下来了。转了几日,就催爹:得摘椿叶了,好肥一朵!爹便搬着木梯去摘椿。矮处,触手可及,奶奶亲手摘。边摘边念:好椿!最好做椿茶!摘完,用不扭拐的那只手指挥爹:这菜,这菜,不是,那菜,那菜……

春光最好的日子,奶奶便有椿茶喝了。与奶奶一起喝椿茶的常常是屋场里齐奶奶、曼毛伯娘和大伯娘。她们一人一只杯子一根筷子,不急于捞干净椿叶和菜丁,喝得差不多了又续水。话题一个接一个,奶奶的哈哈声不断,脸上竟添了几分红润。一杯椿茶,就这样打发了奶奶她们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的时光。

娘也擅泡椿茶。但可供娘烘干的椿叶也只有头茬的一小部分,大部分让爹卖了,二茬三茬也是要拿到墟场换钱的。一个春天的椿叶卖

鱼与石头

李方明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水缸里的石头,似乎与老夫一样寂寞,而且看上去有点忧伤的样子。立在水里有点傻有点呆。而我也常常待在陋室里不出来,有时候一整天,甚至两三天不下楼。但我不像石头,寂寞的时候,就看看书,听听音乐,有时就写点文字。我不喜喧闹,如深度寂寞的时候,就去街市上走一遭,瞧瞧红男绿女,老少妇幼,还有那些吆喝叫卖的商贩们。我常常想,一个人能动的时候,寂寞是可以驱赶的,如到了行走不便甚至动弹不得的年纪,那寂寞又是怎样的一种寂寞呢。

我每次从坊间回来,看见书桌左上水缸里养的石头,虽然我用文字把它们渲染成水灵精怪似的,但石头终究是寂静的。

一天,我看看着,终有不忍,于是跑到集市上买个卖金鱼的店铺里购得四条颜色不一、大小不一,甚至形状不小的金鱼回来,放入鱼缸里,并重新换了水。金鱼入了鱼缸,就游弋不停,而且往石头缝里钻来钻去。我撒了几颗鱼食,它也不理睬,我思忖,那个卖金鱼的老板娘,是个心善之人,没有亏待这些金鱼。

有了金鱼的陪伴,石头似乎不寂寞了,金鱼有了石头,更像过年或遇到心爱之人一样,摇头摆尾,欢天喜地,相互追逐,弄得水花四溅甚至弄出“哗哗”的响声来。

有了石头和鱼,我也不寂寞了。读书累了,或者写字写得手发麻了,我就站起来,走近鱼缸望望里面的鱼和石头,与它们一起喜

乐,想想鱼和水的关系,鱼和石头的关系。还想,如果它们相处久了,会不会发生矛盾,鱼与石头会不会相互生出厌烦来?会不会吵嘴打架?鱼会不会生起气来用头去撞石头,撞得头破血流。还会想到鱼与鱼之间会不会争风吃醋,因为这四条鱼里,只有一条雌鱼,而且是一条漂亮的雌鱼。当时买它们的时候,我问老板娘,这四条鱼中有雌的不,老板娘手直指着那条好看的鱼说,就那条,其余三条是雄鱼。现在想来,这三条雄鱼会不会因争这条雌鱼而爆发战争呢。我是多么不愿意它们发生残暴和血腥的事来。

小时候,常见男女们在一起打闹,互相笑骂对方“鲑鱼咬尾”。意思是说,他们夫妻关系太亲密了,像鲑鱼一样时时黏在一起,舍不得分离。后来,我大一点,就知道泛指的是夫妻和情人关系。而我每每想起“鲑鱼咬尾”这句话来,我就会跑到龙潭里,去捉鲑鱼或看雌雄鱼追雌鱼的情景。

一次我蹲在溪边看螃蟹在水中爬来爬去,忽然间,有几条鲑鱼从一堆石头缝中鱼贯而出,而且都是后面那条咬着前面那条尾巴出来的。当时我看得有点傻眼了,心里想着,这水里的尤物还真会作秀呀。那天,我看着它们如此秀恩爱,不忍下手,而且还有些感动。

于是,我觉得把那些相亲相爱的人比喻成“鲑鱼咬尾”很是形象和贴切的。如此一来,想想水缸里的鱼与石头,鱼与鱼之间应是相安无事的,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,就像鱼与水的关系,人与人的关系。

